

閃亮的第七顆星

不管是：

春夏秋冬

不管是：

夜半清晨

請望一望北方的遠天
永遠有一盞不滅的燈……

北極星詩選

千帆之外

林野

潮音嘩然

你以光的姿式醒在六月的港灣
喃喃獨語 問向海天
何以留不住往事的速度

季風裡迴唱着一曲淒涼
穿過酸性的空氣
穿過鳳凰木的下午

却千遍萬遍唱不出賦別的陽關
而你原是八方的星宿
一朝路過吳興街的煙雨
竟惺惺千年

想是拇指山青青的草地
我們以詩句烘托出百米道上的春天
而且在繆司的夜宴
你我稀釋於詩的溶劑
陶然忘機為最最快活的離子
如今星移物換
你急於買棹歸去
飛渡壯闊波瀾

揮帕漸遠
而我們仍聆聽水上
風中隱約傳誦着你清脆的名字
祝福你於千帆之外

65. 5. 28 於臺北醫學院

水手

許茂昌

航遍所有海洋
却航不過情人那封溝溝的信

半醒的唇却還在情人裙邊澎湃
唇以下，異國的風情
以上，鄰國的浩瀚
粗獷的胸膛上印著寂寞的航程

行李滿是情人臨別匆忙的吻

所謂鬚鬚嗎

是潮味加上酒味灌溉起來的植物

至於歸宿嗎

就下錨在海上長長的風裏

從暗礁讀出生命

從桅帆升起哲學

他腕錶的秒針始終對不準波浪的方向
風向抬頭了

唯唇邊盛產的鬚鬚不朽

雨後

陳克華

雨後

我的眼睫掛滿了

寂寂的水珠和青苔，這時

放眼放去

你便很清楚

後來我偷偷去拭掉
讓水面漾起一張笑臉
你便也零零落落剩下不成形的倒影
在岸上，也在笑

那麼一串串輕盈

卻重重墜落的聲音

在水波驚起的

剎那，我才發覺

是自己在沉溺

原來思念都是

有重量的，我抱緊了

感覺愈重的

沉得愈深

有霧輕輕

楚雲

彷彿已是

我們已是箭傷淒迷

黎明之前

來到了傷痕累累的秋山

我們也是傷痕累累

十月的白蘆葦啊

是誰射下這些羽軟軟？

曉霧輕輕

達方一盞昨夜未熄的燈

啊！風吹著風推著我們走著走向山頭

深深，我們已迷失在藍色的林子裏

匆匆找尋陌生的路口

相思樹在左邊，不知名的樹影在前邊

曉霧仍然輕輕

看看雲吧，甚至想像成浪花

既然來了

聽聽自遙遠傳來的鐘聲朦朧

放下祈禱的姿勢吧，小卿卿

不知名的樹影在前邊

方向還未命名

倘若織著小雨絲絲

讓我們，只有我們

穿梭在雨縫細細

只有我們

快步走過山澗的獨木橋

相思樹在左邊，不知名的樹影在前邊

暴雨山洪也罷

我們將走盡

遙邈無址的小徑

直到蘆花謝了……

生命無休止的爭吵

沉澱或無底深淵底寂寂聲音

縱橫的血脈浮在一種死不走的驚惶

以掙扎的姿態 我仰首

或人何在 或人何在

幾時墓誌銘在此凝固？

瞳孔埋藏幽冥的聾動

每一根毛髮竊竊私語

圍著一顆亮在暗處的冷眼

呵！貼緊些，再貼緊些

讓我記得什麼再傳染

感染那麼一點精細的瘋狂

黃昏的世紀多昏黃

重重疊疊的碑石把我們隔得這麼貼近

我把拾來的那點幽靜

嚼之又嚼

化成一點靈

呼著

我輕輕的呼吸驚動大地

點燃盞盞肅穆的長眠燈

或人啊或人

輪迴你可相信

裊裊青煙是慈航

蜿蜒一片契望的淨土

死亡圍成莊嚴的和平

昨日的天空喃喃祈禱

密密的不幸點滴看

解剖台上

都是一樣的

南方雁

不知燒一根香是否比點一支煙來的實際一點？
不過 灰燼是一樣的
不知日出是否比日落來的好看一點？
不過 地球是一樣的
不知愛人的還是被愛的來的幸福一點？
不過 痛苦是一樣的
不知靡靡的還是健康的來的有氣質一點？
不過 歌星是一樣的
不知朗聖經是否比頌佛經來的虔誠一點？
不過 天堂是一樣的
不知現實的還是超現實來的人生一點？
不過 無聊是一樣的

(你這人怎麼搞的
這麼沒原則)

不知有原則是否比沒原則來的積極一點？
不過 問題還是一樣的

(真是無可救藥)

一九七六、八

我是個孤獨的歌者
在自己的塔裏
吟著流浪似浮雲的殘板

他們說 走出來吧
年少應是意氣風發 昂首闊步
何不張開惺忪疲憊的醉眼
聽這美麗世界的絢彩多姿

於是 在坪林的夜晚
我也囂張的笑著
恣意的享受青春
並且以誇張的姿態
大聲地說我不在乎

而不在乎我的卻是日子瀟灑的流逝
如我曾細心守候門扉
企望一季豐收的寒澀
然 風兒去了 雲兒走了
連海也道了聲珍重
我只有關上塔

關上塔
關上一切的聲響
和 自己

我終究也只不過是個孤獨的歌者
因為青春並不是個簡單的方程式
一如我總是堅持地選擇了——
以上皆非

三莫